

臣門

群書集事淵海

十九之二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九



臣門

愛人 以人心愛於人者



韓延壽罰吏知悔 前漢

韓延壽字長公昭帝時為東郡太守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上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父驢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撒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吏卒言延壽遂
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賈彪稱父後漢

賈彪字偉節桓帝永壽元年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
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城北有婦人殺子
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
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
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
名為賈女

孫禮止後魏書

孫禮字德達魏明帝時遷平陽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脩宮

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但求民
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
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也

高叡全衆北史

齊文宣天保六年詔高叡領兵鑿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
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嘗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
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
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
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營伍強弱相
持賴全者十三四焉

徐有功不忍杖罰唐書

徐有功高宗時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為

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韋溫緩期賦辦唐書

韋溫字弘育仕唐文宗大和中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移刺溫責已金史

移刺溫世宗時歷永定震武宗義節度使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頗決六百姓惶駭不知所為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溫溫曰為政癘癘水泛溢為灾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為百姓謝雖死不恨

陳薦營堤宋史

陳薦字彥升宋太宗時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疆水官議於冀深瀛之間築隄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後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

若留養宋史

李若谷字子淵仁宗時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食視之須春溫遣去民旬于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爨

馬愛民宋史

馬默字處厚神示除知登州具沙門島居海中以配囚時囚衆官給糧者歲纔二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岩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口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叨不以乏糧告而顯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

自縊死默為秦 誦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 移登州自是多 至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為 政愛民得如馬 使君乎

滕元發安撫河北宋史

滕元發神宗時 為御史中丞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 城舍多圯吏民 惟壓皆幄寢麥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 吾當以身同之 遂死食飢除田租脩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 遂安

宗澤止浚河宋史

宗澤字汝霖宋 哲宗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 其直寘末甲調 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 埽檄至澤適喪 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

適朝廷大開御 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 浚河細事乃上 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 之至初春可不 撥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

鄭雍勸帝博施宋史

鄭雍字公肅宋 哲宗時為侍讀學士吳中大饑方議賑恤以民 習欺誕敕本部 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 救災民皆死於 此今富有四海柰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 死乎哲宗悟追 止之

許緝詢民復業元史

許緝字公度世 仙至元十四年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時行 省命招討郭昂 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衆緝於俘囚中詢究 得良民六百餘 即日遣還鄉里

賈貞字仲明

祖至元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貞閉門不出而驕將恒卒合謀擾民乃復出視事人恃以無恐及行鄂之老幼號送二道刻其像于後祠之泮宮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未二民爭千里迎訴時逮捕民間受宋三王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於水火士卒有挾兵入民室誣為藏匿以取財者取人子女為奴妾者皆痛繩以法大水壩民廬居貞發廩賑之

徹里元史奏賑活邊民

徹里世祖至元十八年召見常侍左右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其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

完澤元史請蠲民逋

完澤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伏誅世祖咨問廷臣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入相革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歲逋負之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

鄭制宜元史撫恤病民

鄭制宜性聰敏莊重成宗元貞元年入朝特受大都留守知屯田事大德八年晉地大震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命存恤懼緩不及事晝夜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殘給粟帛存者賴之

置衛元史遂生

拜住仁宗時為中書左丞相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為奴婢丞相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

其民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廣出錢帛以贖置衛中以遂生養

王克敬德及商人

元史

王克敬字叔能泰定帝時為紹興路總管江浙行省檄克敬抽分船貨物蓄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能奪商人德之

敬儼議勿戮非辜

元史

敬儼字威卿文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免

便民

以政事便於民者

韓休均賦

唐書

韓休玄宗時擢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兵輿所至常稅旣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恩惠貧民

遼史

耶律抹只聖宗時為大同軍節度使奏今歲霜旱乏食乞增價折粟以利貧民詔從之

馮璧罷償

金史

馮璧字子獻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金章宗時調遼瀛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

咸信造冊宋史

魏咸信字國寶建隆初授朝散大夫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改供奉官初太祖在潛邸昭憲太后嘗至仁浦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結姻好開寶中太宗尹京成昭憲之意延見咸信於便殿命與御帶党進等較射稱善遂遷高永慶公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踰年出領吉州刺史太平興國初真拜本州防禦使四年十月詔月俸外賜錢十萬五年坐遣親吏市木西邊矯制免所過稅筭罰一季俸俄遷慎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冬契丹擾邊王師出討悉命諸王胥鎮要地王承衍知大名

石保吉知河陽咸信知澶州四年本郡黃河清咸信以聞詔褒答之籍田畢就拜彰德軍節度八月遣歸治所淳化四年河決澶淵陷北城再命知州事太宗親諭方畧傳置而往時遣閻承翰脩河橋咸信請及流水未下造舟為便承翰入奏方冬難成請權罷其役咸信因其去乃集工成之奏至上大悅河平遣還役兵俄詔留築隄咸信以為天寒地涸無決溢之患復奏罷之

范旻言除苛賦宋史

范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太祖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太祖謂旻曰朕今委卿以方面之重凡除民隱給軍須之務悉以便宜從事無庸一一中覆也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太平興國初召為水部郎中旻獻地以旻為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倣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果

箕帚之屬悉收筭欲盡釋不取以錫其弊從之

陳堯叟利氏 宋史

陳堯叟字唐夫為廣西路轉運使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汎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遮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遣蜚兵具舟自取人以為便真宗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耳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

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並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行勲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項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筭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李防鬻鹽鑿障 宋史

李防字智周舉進士真宗景德初為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糧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采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為斗門洩汴水淤旁

田數百頃民甚利之

夷簡請緩役

宋史

呂夷簡字坦夫真宗時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歲冬挽運艱苦須河冰漸通以卒番送帝曰觀卿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

唐英植柳

宋史

張唐英字次功乃張商英之兄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仁宗時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為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嘗指為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美

鍾離置埭

宋史

鍾離瑾字公瑜仁宗時舉進士為簡州推官改江淮制置發遣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洲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謹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埭召伯埭旁人以為利

趙槩石隄

宋史

趙槩字叔平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西南簿章江有汎汎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尺障其衝水不為患

胡宿捍水

宋史

胡宿仁宗時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開學校費錢數千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曆謂之曰君輩佐滕侯父

矣苟有過益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東而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

安石議塩

宋史

陳安石字子堅仁宗時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塩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脩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塩付民而界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盜販為減進天章閣待制

君實言改法如救焚拯溺

宋史

司馬光字君實為門下侍郎時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政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閱不復買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塩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神宗本意也

汪綱浚河

宋史

汪綱寧宗時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神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淤涂則盡甃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

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勤

楊奐減課便民

元史

楊奐字煥然金末教授鄉里戊戌歲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奐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况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為前此漕

司未之有也

史楫立法便民

元史

史楫字大濟元太宗以楫為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時歲辛亥朝廷始徵包銀楫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著為令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鐵從民貿易何可若差稅例配之議遂寢

晉亨言包銀聽民便

元史

張晉亨字進卿涉獵書史小心畏慎臨事周密嚴實器之以女妻焉定宗時實卒其子忠濟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歷七年吏畏而民安之辛亥憲宗即位從忠濟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戶賦銀六兩

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為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蠲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他物遂為定制欲賜晉亨金虎符辭曰虎符國之名器長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授帝益喜改賜璽書

董文炳為民棄官

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元憲宗時為橐城令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眾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為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歛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

炳嘗上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讒知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

鄭鼎溉田建橋

元史

鄭鼎幼孤自立讀書曉大義世祖至元三年遷平陽路總管是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眾常乏食鼎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來天黨之粟脩學校屬風俗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民德之

撒吉思知務

元史

撒吉思世祖時授山東行省都督兵後民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之統軍抄不花田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據民田為牧地撒吉思隨事表聞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

連谷爾還其田

烏古孫澤築堤溉田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為海北海南廉訪使雷州地近海潮
汐鬻其東南陂塘饑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
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
教民浚故湖築大隄竭三溪豬之為斗門七堤竭六以制其贏
耗釀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為埝設守視者時
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馮並為膏土民歌之曰烏鹵
為田号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杭稻自今有年云無旱無
澇

董文用以民耕卒運 元史

董文用字彥才元世祖時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

民為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
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餉百役數千夫文用憂
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
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
虞則罪將誰歸文用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
運事亦不廢

謝讓均益竈役 元史

謝讓字仲和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為吏補宣慰司令史國兵
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為令史調河間等路都轉運
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悉除其名以丁多寡為額輸鹽
其後多顧舊戶代為煮鹽而顧錢甚薄讓言軍戶既落籍為民
當與舊竈戶均役既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

人必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益由是豪强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甲乙以均之成宗時遷戶部員外郎

拜住奏免江淮增糧

元史

拜住元英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至治三年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

侯斯蠲采金征賦

元史

揭傒斯字昂碩龍興富州人文宗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

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征民賴其甦富州人至今德之

徹里帖木兒請給商鈔

元史

徹里帖木兒文宗時除留守上都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為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為政部內肅然

乃蠻台給鈔禁毀屋

元史

乃蠻台文宗天曆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闕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過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脩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

為隊捕強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乃蠻台取官庫未燬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墻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之民由是不敢毀及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御史大夫

鐵木兒塔識市米單弊

元史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順帝至元六年遷中書平章政事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貼以為利鐵木兒塔識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弊遂絕

遺愛

有德於世致人懷慕者

子產國內流涕

事又拓聚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哭商人罷之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箏之聲

望碑墮淚

晉書

羊祜字叔子晉武帝時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在襄陽多惠愛既卒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

西土樹碑

晉書

扶風王駿晉武帝咸寧初鎮關中駿善撫御有威恩勸課農桑

與士卒分役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
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
其遺愛如此

王祥清達

晉書

王祥字休徵晉武帝時乞骸骨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傳在三
司之右及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
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
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

衛玠棟梁

事文類聚

衛玠晉武帝時為洗馬玠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
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棟
梁折矣何得不哀

弘比召伯

晉書

劉弘晉惠帝時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勸課農桑寬
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
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弘卒後南夏
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劉峻致民感泣

南史

劉峻字士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為宋明帝所親待後遷安
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峻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
姓棄役奔走峻親率屬之於是乃立明帝崩後表求奔赴救帶
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峻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
贈送甚厚

雍民思瓌

南史

張瓌字祖逸齊武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縗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縗由是深加嗟賞

蕭愴見悲惜

南史

梁蕭愴字僧達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武帝天監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愴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化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愴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乃薨二宮悲惜輿駕

臨葬者七馬愴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移以避哀

蕭秀致民哭祭

南史

梁安成康王蕭秀武帝弟也天監中為郢州刺史後遷雍州刺史將之官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至南徐荆郢雍四州人皆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

賈氏棠棣

唐書

賈敦頤唐太宗時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滏二水歲溢濫壞廬寢如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初敦頤在洛州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李白三柳比甘棠

事文類聚

李白唐玄宗時為襄城令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苦且清之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元德秀致稱文行先生

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玄宗時為河內太守及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喬潭時為陸渾尉庀其塋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君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戮如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土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

他 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李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崔戎民留

唐書

崔戎字可大憲宗時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軍無重矯激以令後人也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

裴度致思風烈

事文類聚

裴度唐憲宗時拜太師平章事至文宗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宗賢實簡見愛 金史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命宗賢復取之為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為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海陵天德初世襲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

張中孚致數萬人送葬 金史

張中孚字信甫海陵時遷高書左丞相封南陽郡王又進崇王卒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葬之日老穉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為罷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崇進原國公

邵陳二守致民歌父母 事文類聚

邵曄宋真宗大中祥符時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颶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韓魏公立祠 事文類聚

韓魏公琦宋英宗時所立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立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

司馬光見愛 宋史

宋哲宗時司馬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

溫公百姓畫像 事文類聚

哲宗時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張燾惠愛蜀民 事文類聚

張忠定公燾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宋高宗時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畫像以事後帥李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蓋實錄也

蕭拜住感民謔言自釋 元史

蕭拜住成宗時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仁宗為太子過中山有同官者諧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

撫民

能撫養生民者

朱祐禁兵擄掠 後漢

朱祐字仲先光武時從征河北後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卒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擄掠百姓軍人樂放縱

多以此怨之

劉表愛民養士

後漢

劉表字景升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訛議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獻帝時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南接五領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萬餘初荆州人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交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安慰眼瞻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慕母閭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趙儼請還綿絹

魏書

趙儼字伯然衣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曹操以儼為朗陵

長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祥也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國家宜垂慰撫所歛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令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

應詹百姓歌頌

晉書

應詹字思遠器識弘遠劉弘鎮荆南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懷帝永嘉初時政令不一諸蠻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任彥升訪民寒温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時為新安太守在郡尤以清潔著名民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斲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

盧潛寧靖武平北史

盧潛齊武帝時除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脩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官者陳德信縱其安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士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厰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畧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綠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

塔出撫淮西平廣海元史

塔出世祖至元十一年以伐宋功加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領淮西行中書省事時沿淮諸州新附塔出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脩姦宄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塔出宣布息信所至溪峒納款廣東遂平

慶童卹民理政元史

慶童字明德順帝至正十年遷江浙行省平章明年盜起汝穎

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鈔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誑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賑之省治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為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尤衆

恤民

能憐卹生民者

貢禹勸元帝定賦稅

前漢

貢禹元帝時為諫大夫數陳得失禹又以為古者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嚴詡憂代官剛猛

前漢

嚴詡哀帝時為潁川太守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孱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

沈懷文陳寬調法

南史

宋明帝時年調絹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負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而復舊

乙迭表乞紓脩建

金史

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

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弊如此其糾正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素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為之稱心等伏誅賞賜素六娘六人放出宮為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脩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采之

黃黼活衆

宋史

黃黼仁宗時第進士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害常平儲蓄不足黼以漕計貸之毗陵飢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

賑濟所全活甚衆

守賢對奏

元史

李守賢字才叔元太宗時加金紫祿大夫知平陽府事庚寅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以問守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然詔給牛萬頭仍徙閬中生口墾地河東辛卯平陽當移粟萬石輸雲中守賢奏以百姓疲弊不任輓載帝嘉納之

文用寬民役

元史

董文用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用力辭世祖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責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

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叅政柰何格上命邪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寬其期

唐仁祖驗口賑飢

元史

唐仁祖字壽卿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遼陽飢奉旨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偕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為國卹民而已何卹爾言卒以大口給之

省臣言免租當與佃民一體

元史

成宗即位至元三十一年冬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他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敬儼弗增羨額

元史

敬儼字威卿武宗至大元年左遷為兩淮轉運使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汙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叅政來會益筭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為已非宰臣事事遂止

撫諭

能撫恤曉諭於人者

江道招撫 晉書

江道字道載晉穆帝時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
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迨到官召其魁
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

仲文論堅有三善 北史

于仲文周宣帝時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
傳詣洛陽發兵討尉遲迥將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
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
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箴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
丞相楊堅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非常
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
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

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
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有
仁三也忻自是遂安

韓愈宣撫鎮州 唐書

韓愈字退之擢進士第憲宗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後拜祭酒
轉兵部侍郎鎮州軍亂殺節度使中書令田弘正而立王廷湊
詔諭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諭度
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誅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
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
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
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
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

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譴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又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處仁感動蠻夷

宋史

徐處仁字擇之徽宗時舉進士甲科為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

魏璠不辱君命

元史

魏璠金宣宗貞祐三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時武仙軍次五梁

山不進求使仙者或薦璠即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給騎四人以從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其中材勇者為帥長仍制符印予之以矯制自効金主謂其處置得宜繼聞仙率餘衆保留山璠直趣仙所宣諭之或讒於仙謂璠欲奪其軍仙怒命士拔刀若欲鍛璠然且引一吏與璠辨璠不為動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縱不加禮柰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置對耶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不然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

酋夷從

元史

張廷瑞字天表元世宗時以功授成都總管佩虎符蜀平諸蠻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碣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

入碭門魚通司擊其八羗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
急左丞江惟正問計於瑞曰羗俗暴悍以鬪殺為勇令如蜂毒
一人而即以門牆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悞當自
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羗界羗陳兵以待庭
瑞進前語之曰殺人償死羗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
為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
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脾卜之視肉之文理
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宜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
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之

文炳安靖山東

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世祖時李璫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為山
東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中統

三年閏九月文炳至燕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冠而入居府不
設警衛召璫故將吏亡之庭曰璫狂賊誑誤汝等璫已誅死汝
皆為王民天子至仁耶道經畧使撫汝當相安毋懼經畧使得
便宜除擬將吏汝等如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
功者所部大悅山東以

張礎招諭

其逆黨請罪元史

張礎字可用世祖至元十四年立諸道提刑按察司以礎為江
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使佩金符宣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為
奴礎劾黜之遂安縣民聚眾負險為亂命礎與同知浙西道宣
慰使劉宣領兵捕之宣即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
字宜遣人招諭以全無命宣不可礎曰諭之不來加兵未晚遂
遣人諭之逆黨果自誅請罪礎釋之宣乃嘆服

岳柱止

諭民復業

元史

岳柱文宗至順二年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時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餘衆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為民害耶不可宰執皆失色憲司亦以咄兵不便為言岳柱終持不可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營諭以禍福賊曰致我為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共諭其衆皆使復業一方以寧

撫綏

能撫慰生民安業者

巫臣善

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上怒遂圍蕭蕭潰申

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于附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

衛卒報德

前漢

蓋寬饒字次公漢宣帝時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門加致醫藥亦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中大夫

皇甫嵩軍愧吏

以漢

皇甫嵩字義真漢靈帝時遷北地太守嵩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而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江東悅附 晉書

王渾晉武帝時鎮壽陽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宿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穎衆散遣 晉書

成都王穎字章度晉武帝第六子也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以晉以義來令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 一姓乃安

楊津慰喻還業 北史

楊津魏孝文帝時除定州刺史入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以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諭令其還業於是四州愧服遠近稱之

傅豎眼乘傳撫入獠 北史

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仍以羊祉為梁州傅豎眼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為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其圍逼晉壽朝廷

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

子華撫集豪右史

拓跋子華字伏榮魏孝莊帝以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

姜蕞事唐平薛華文類聚

姜蕞事唐平薛仁果擢秦州史高祖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蓋梗宜有以靖之蕞乞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

柳開招誘郡盜文類聚

柳開字仲塗宋太宗時征河曲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

徙潤州開至治所招誘郡盜以俸金給之又解之與賊首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一今推此赤心夫豈不可

高瓊撫安諸營士卒宋史

高瓊宋太宗時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戍兵以厚食陳腐詳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衆言遂息

辛次膺號令不煩宋史

辛次膺字起季幼孤俊慧方學日誦千言甫冠登進士第歷官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宗政和二年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遏賊衝北寇黨熊志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壯治器械阨

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

文蔚以惠撫衆

元史

董文蔚字彥華世祖時授棗城等處行軍千戶鎮鄧州與荆襄接壤沿邊城壁未築是年冬十一月脩光化乙卯立毗陽丙辰築棗陽文蔚悉摠之治板幹具畚鍤儲餼糧運木石程其工力時其饑飽藥其疾病見執役者常以善言撫之弗事威猛衆咸感曰他將領後鞭箠怒辱不恤困苦今董侯慈惠若此我曹安忍負之各盡力成之

歐陽玄單騎諭蠻僚

元史

歐陽玄字原功仁宗時賜進士出身授蕪湖尹教化大行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僚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

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僚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此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為理其訟僚人遂安

興學校

興舉學校者

虞溥大脩庠序

晉書

虞溥字允源晉武帝時襲父祕職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專心墳典郡察孝廉褚碧衛瓘並器重之除都陽以史大脩庠序招廣學徒作誥以獎訓之於是風化大行有白而集于郡庭

鄺道元表立黌序

北史

鄺道元魏孝明帝時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

韋弘機立學 唐書

韋弘機太宗貞觀時為左千牛胄曹參軍使西突厥為西征記比還帝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帝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賞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敷勸生似絲是大化

張鎰延士講教 事文類聚

張鎰唐德宗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無擇尊儒建學 宋史

祖無擇字擇之宋英宗時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出知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

陳襄勸民就學 事文類聚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宋神宗時知仙居縣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就學於是從之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純仁一新學校 事文類聚

范純仁宋哲宗時知襄邑縣宇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焉

程振請祀孟軻 宋史

程振字伯起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遊徽宗幸學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

洪興祖一新學校 宋史

洪興祖字慶善高宗紹興四年起知廣德軍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

楚材進講興文 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元太宗拜為中書令時既剋汴梁楚材請於太宗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惟中崇儒建太極書院 元史

楊惟中字彥誠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

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

耶律有尚元史丕振儒風元史

耶律有尚字伯強資識絕人篤志于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世祖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為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祕書監丞出知薊州為政以寬簡得民情裕宗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為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於是元史有尚陞國子祭酒儒風為之丕振

思廉振起雲南學校元史

程思廉字介甫為御史中丞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思廉始至蠻夷酋長元史不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元史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烏古孫澤肖像學宮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為興化路總管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隸經義行鄉飲酒禮元史力郡聞而慕之興化故號多士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衣方儀元史並肖像祠于學宮

立道建學元史

張立道字顯卿元世祖朝授大理等處勸農官自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

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

拜住整治學儀元史

拜住英宗時為中書左丞相每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官議拯治之

變勸帝崇尚儒術元史

變元文宗時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順帝即位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變變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存設如初就命變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

皆俞允時科舉既輟變以容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心其論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以斯時脩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遺後置局纂修實由變變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四黃宋邵雍以推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為之下詔變以重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飢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變日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御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寢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

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慙

正風俗

能移風易俗歸於正者

王吉言夫婦人倫綱

前漢

王吉字子陽為博士諫大夫上疏於宣帝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誣於婦運

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裴頠著崇有論

晉書

裴頠字逸民惠帝時轉國子祭酒兼右將軍後遷尚書左僕射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有名而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凌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韋珍論蠻祭不用人

北史

韋珍少有志操魏孝文時歷任尚書南部郎為使招慰蠻左淮源舊有祠堂蠻俚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

而改

高士廉化蜀民

唐書

高儉字士廉高祖武德五年儉與交趾太守兵和來降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與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

義方教化蠻酋大服

事類彙編

王義方唐高宗時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酌水

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服

席豫教民埋歛

唐書

席豫字建侯玄宗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土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歛明列科防俗為之改

李嵩申厲條禁民不再犯

唐書

李嵩淮安靖王神通之曾孫少孤事母孝母喪哀毀三年家人未嘗見其言笑初為黃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唐玄宗時四遷至檢校太原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死者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阮有狗數百頭習食

皆為人患害吏不能禁置至遣捕群狗殺之申屬禁條民不再犯遂革其風俗

李惟清箠巫教民服藥

宋史

李惟清字直臣太祖開寶中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造舡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范旻字滌祀

宋史

范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以父任右千牛備身太宗時嶺南平遷知邕州蕪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已奉市藥以給病者人慙者干計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

嗣宗徹廟

宋史

王嗣宗字希阮太宗時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

張友直止邪術

宋史

張友直字益之仁宗時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夫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

呂大防約民為善

宋史

呂大防字微仲哲宗時進士及第初遷著作佐郎後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退居藍田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王回革祭鬼

宋史

王回字景深第進士哲宗時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

包恢曉俗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為之衰止

御史臺正趙氏之罪

元史

世祖至元十二年二月癸丑御史臺臣劾前南京路總管田大成以其弟婦趙氏為妻廢絕人倫杖八十三年不齒時大成已死惟市杖趙氏八十

不忽术奏追奴官

元史

不忽术世祖時為中書平章政事成宗元貞元年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术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徹里清憲綱美教化

元史

徹里成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賦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許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

攻伐

奉君命攻伐它國者

齊衛鄭來戰于郎

左傳

魯桓公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鮑叔殺子糾 左傳

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趙宣請師伐宋 國語

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

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脩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脩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鎛于丁寧儆其民也龍衣侵無聲為暫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

鄭子罕伐宋獲將鉏樂 事見魯文公十六年

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荀瑩忿攻偃陽 左傳

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子胥勸用孫子伐楚

吳越春秋

孫武子陳女兵以整齊請吳王觀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

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伐楚司馬成乃謂令尹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不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郟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負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疆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已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

趙簡子討鄭不道

左傳

魯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御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
車先陣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
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
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垂昌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
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
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
圍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
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
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
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囿下羣

子勉之死不在寇繫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
之御對曰疋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
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而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繫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獲其逢靈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
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佗
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龍稅焉趙
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
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逢靈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
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
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嚙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

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邾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成材兩朝皆絕

康子伐邾

左傳

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令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得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也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繫祈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無保子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

于臺杜四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楚子期伐陳

左傳

魯哀公九年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十年秋吳子使來復倣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齊魯相攻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齊為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毋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季守二子叔孟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

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
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
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
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
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
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
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

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詰從之三季孫不許
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邠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
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
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孔子曰義也

穆子伐鼓

國語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
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
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二心姦之大者也嘗善罰姦國之憲法
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子之賞大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
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二也
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傲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

范蠡從越王伐吳

國語

越王召范蠡而問言曰諺有之曰饒飲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柰何對曰微君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之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灾嬴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嬴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其所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壞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偕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敵

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將欲與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登夏無失必順天道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范蠡文種感夢敗吳

吳越春秋

越王二十一年越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於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眾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

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繫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韓信立漢赤幟破趙

前漢

韓信與張耳俱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
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
喋血闕與此乘勝而去國遠闔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
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
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
闖退不得還吾立可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
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不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
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倍

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龍我亦以罷矣今如此
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信
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
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
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
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
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
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繫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棄鼓旗走
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
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
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

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關擊胡王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七十百里夜圍方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

耿弇攻祝阿 後漢一

耿弇字伯昭事漢光武累遷廷威大將軍光武命東征既拔臨淄張藍懼遂將其衆亡歸劇令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私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

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工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劉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澗皆滿弇知步困將退隙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步還劉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

兵牛酒五姓十五... 孫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
破平曲收其天... 孫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
廣漢及資中又遣... 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
疑兵使護軍楊翕與... 官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
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
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若風雨
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
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神也

吳漢滅蜀後漢

吳漢字子顏事漢光武累遷大將軍定封廣平侯建午十
一年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所向皆捷進軍攻

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
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
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
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
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
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
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
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王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
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
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士... 入辟豐圍之漢乃詔諸
將厲之曰吾共謀... 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

尉超更從亡遁廣變上
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
質京師密遣使以事
王因揚聲當重加賞
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
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
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
遠侯邑千戶

司馬懿滅

孫淵

魏書

魏明帝景初二年遣太
司馬宣王征公孫淵六月軍至遼東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
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
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
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
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
下雨霽起土山備櫓為
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
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
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
下首級以千數得淵首
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
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圍
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
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
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
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
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
千淵眾潰與其子備將數百騎突圍
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
方樂浪玄菟悉平

三流伐五
記正降

晉書

晉武帝太康二
王
敗
于
大
敗
之

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慕容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耻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

檀道濟北伐釋俘感衆南史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太尉劉裕北伐以檀道濟為前鋒所至一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呂光攻龜茲城晉書

呂光字世明符堅時拜驍騎將軍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攻龜茲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獯胡弟訥龍侯將燧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泥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草索為羅策馬擲人多有

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被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姚弼攻秃孤偃檀晉書

後秦主姚興遣其將姚弼伐秃髮偃檀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偃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偃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在百今追敵在外內有姦豎交勢跋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偃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

女為軍賞令諸郡縣悉平之... 鎮北俱延鎮軍... 掘固壘不出... 甚堰壞... 欽等五人... 之顯乃委罪...

王鎮惡宋武帝北伐西... 鎮惡等期若...

王鎮惡宋武帝北伐西... 鎮惡等期若... 為偽大將軍... 魏軍屯河岸... 曰我語令勿進...

紹又病死偽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 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 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 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 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 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帝勞...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

王建破參合殺降

北史

王建廣甯人也為中部大人破慕容... 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倖眾有才能... 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

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栢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麟為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今日今日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于謹北伐蠕蠕

北史

于謹字思敬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魏孝明帝時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高祖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纒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曹安表攻拾寅

北史

魏定陽侯曹安文成帝時表拾寅令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古擊之可以大獲謀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高涼王斛再征之竟無多剋拾寅雖飾遠遁軍亦疲勞今二

蘭不犯王塞不為人患然國家之所為也若遣使招慰必三五
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之於四葉無廢而已何必屠其國奪
其地安曰臣昔為漢河東將與之相也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
左右於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午馬草盡人無食果必潰
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之率兵七萬六騎出南
道高郡公主適漢第中徐拔及宴出以之與之拾雷走南
山諸軍濟河津之時多病諸將議曰王新之乃一孤子驅
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眾無然乃有以之殺新之
十餘萬

高歡攻孝寬不克志北史

韋孝寬仕西魏為南兖州刺史進爵為侯轉晉州刺史尋移鎮
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

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文帝大統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
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
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
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
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
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地道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
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
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
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
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
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
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

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閱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存山東乃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咸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

紹宗討侯景北史

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大原王恪之後也齊神武時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敢賭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鞶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孝寬悉平關東北史

韋孝寬周靜帝時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伐東魏七月軍次河陽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

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擾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于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

宇文忻破尉遲迥北史

宇文忻字仲樂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隋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定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共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心觀戰者數萬人所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加觀者走之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奮力急擊之迥軍大敗

賀若弼平陳北史

賀若弼字輔伯隋文帝開皇九年以弼為行軍總管伐陳進兵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山瑞孔範薛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貞明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厚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此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封寶弼至呼封寶視之封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

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志不獲拜實於
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徽為拜實作降牋而乘驟車歸已
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
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功我名我不求
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當代往來陳人
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
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
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其四
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以瀆於江其五
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
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
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以別道宣諭是

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不至滄海西至
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
為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益刺史列將弼家以既不可勝計
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

楊素伐陳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為行軍元帥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
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牆竿竝音向百五十尺容
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
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六守狼尾灘以
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
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
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於別柵令大將

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廿六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

楊素戰捷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為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劉仁恩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

長孫晟兵破虜 北史

長孫晟字季晟隋文帝時為秦州行軍總管仁壽元年晟表奏

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携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皆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

史祥討慕容母良破之 北史

史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隋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為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慕容良自滄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

行下河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特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慕容良基良棄軍走其衆大潰

陳稜代流求 北史

陳稜字長威少驍勇隋煬帝大業中與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乃率衆登岸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斬其小王歡斯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稜乘勝破其柵殺渴刺兜獲其子島

槌虜男女數千而歸

李靖平江南 唐書

李靖字藥師高祖召入朝受方畧副李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輔公柘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柘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柘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柘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遂平

君集討高昌克之 唐書

侯君集唐太宗時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高昌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候騎言國方蹙死君請龍衣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龔行天伐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也遣人諭之不下乃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高昌無援乃降

仁軌平百濟 唐書

劉仁軌字正則高宗時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

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白衣隨軍初蘇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

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
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
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
真峴城仁執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明人之遂通新羅饗道
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
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
陸之衝盍先擊之仁執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
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
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執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
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扶餘
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
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仁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

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執以赤心示
之併取仕存自効即給鎧仗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
甲濟粟資寇便也仁執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効尚
和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守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
師等振旅還

李勣平高麗唐書

李勣字懋功高宗時累遷至尚書左僕射仍以開府議同三司
知政事龍朔元年為遼東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勣進拔城
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濟海過平壤三年二月勣率薛仁貴拔
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侶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
救臨戰金山不睦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
萬級按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

事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習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
有釁也諺云軍血媒中道回令男生兄弟鬩很為我鄉導虜之
情偽我盡知之此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
百年當有八十七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勳年八十
矣虜仍荐飢人相誅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
是行不再舉矣甲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勳破之薩賀水上斬首
五千級俘口三苗總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勳會
後期呂還當誅劫州姚州契必何力會勳軍于鴨綠拔辱夷城
悉師圍平壤九月城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
勳以禮見而男津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
應五日闔啓兵誼入火其門鬱燭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
執藏男建等收五印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勳便道獻俘

昭陵凱而還

李穀敗南唐兵五代史

李穀周世宗時命為行營都部署從帝征南唐李景攻自壽州
始是時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為
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
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
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
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
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
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
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
之

宗弼伐宋約和金史

宗弼本名斡唆又作兀朮亦作斡出或作昊斡出太祖第四子也熙宗天會十五年伐宋以功為右副元帥封潘王天眷二年前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匹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弊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

並西南畫屬光化軍為弊邑沿潯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隊亡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迺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交冕圭寶珮璫玉冊冊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

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

賽不大敗宋兵 金史

完顏賽不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畧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尋為殿前左副都點檢平章僕散揆伐宋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分路侵蔡聞郭倬李奩之敗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揆遣賽不及副統尚廐局使蒲鮮萬奴深州刺史完彥達吉不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賽不等謀潛師夜出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奴等出其左賽不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貞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賜金幣甚厚

赤盞守城相攻 金史

赤盞合喜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三峯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兵北行留速不斛攻城攻具已辦既有納質之請即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辰曹王入辭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必壕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闐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入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汙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籍於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悞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

至有感泣者上顧謂其中長者云朕為生靈稱臣進奉無不從
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大
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母望和事
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視曰聖主無信
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
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甲辰上復出撫東門將士過南
薰門值被創者親傳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
有功者旦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塹城上箭
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為之平破大鎧或礮礮城上樓櫓皆故宮
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砲石隨擊而碎以馬糞
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
遂謂不可近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藝不可撲救合喜先以

守鳳翔自許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
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命
耳四月罷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知不
可下乃謾為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朝廷亦就應之明
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慈幕稍稍
外遷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
以守城為已功持論甚力

彥卿擊敗契丹

宋史

符彥卿字冠侯晉天福初授同州節度兄彥饒亦鎮滑臺俄而
彥饒叛彥卿上表待罪乞歸田里晉祖釋不問改左羽林統軍
俄兼領右羽林改鎮鄜延少帝幼與彥卿狎即位召還出鎮河
陽三城遼人南侵詔彥卿率所部拒戰澶淵契丹騎兵數萬圍

高行周于鐵丘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行周德免又副李守貞計平青州楊光遠移鎮許州封祈國公開運二年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畧北鄙契丹主率衆十餘萬圍晉師于陽城軍中之水罄井輒壞爭絞泥吮之人馬多渴死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多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等然之遂潛兵尾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其主乘橐駝以遁獲其器甲旗仗數萬以歸少帝嘉之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

令坤攻唐兵擒孟俊宋史

韓令坤周世宗時為龍捷左廂都雲候時世宗親征聞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趙鼎等籠襲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遲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安堵南唐東

都副留守馮延魯為僧匿寺中令坤不獲之送行在遂以令坤知州事由是泰州懼以城降時錢徽又詔攻常潤圍毗陵反為南唐所敗南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邳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軍蜀崗逼揚州令坤棄其城世宗心命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

田重進破契丹兵宋史

田重進形質竒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遷御馬軍使積功遷瀋州刺史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錄功擢為天德軍節度使六年改侍衛步軍指揮使八年改領靜難軍節度使九年河決滑州韓房村重進總護其役以劉吉為之副河遂塞宋史熙中出師北征重進率

兵傳飛狐城下用袁繼忠計伏兵飛狐南口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十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以萬計逐北四十里連下飛狐靈州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酋師蕭啜埋執耿如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之師不利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遷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四年春改彰信軍節度淳化二年改真定尹成德軍節度未幾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

宋信戰陣失律

宋史

宋信少悍勇以善射聞太宗雍熙三年征幽薊命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來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二百禦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

信射中數人麾下士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十數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議當死詔特原之

吳玠戰退金人

宋史

吳玠字晉卿宋高宗時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紹興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弟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術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璘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檣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術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急而後戰以

璘軍少憊急志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唱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紮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

速不台伐滅里

元史

速不台元太祖皇帝會諸將於禿兀刺河之黑林問誰能為我征滅里吉者速不台請行帝壯而許之乃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行覘其虛實速不台繼進速不台戒阿里出曰汝止宿必載嬰先具以行去則遣之使若挈家而逃者滅里吉見之果以

為逃者遂不為備巳卯大軍至蟾河與滅里吉迤一戰而獲其二將盡降其衆其部主霍都奔欽察速不台追之與欽察戰于玉峪敗之壬午帝征回國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于灰里河只別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衆人藝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出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經履皆無水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為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察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盡獲其所棄珍寶以獻帝曰速不台枕干血戰為我家宣勞朕甚嘉之賜以大珠銀罌又至阿里吉河與幹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為民還以聞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引兵從睿宗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睿宗問以

方畧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
師集三峯山金兵圍之數匝會風雪大作其士卒僵仆師乘之
殺戮殆盡自是金軍不能復振

兀良合台伐烏蠻

元史

兀良合台初事太祖時憲宗為皇孫尚幼以兀良合台世為功
臣家使護育之西征烏蠻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冬十月
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熨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
軍為三隊濟江徹徹都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附馬懷都與阿
朮在後仍授徹徹都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
附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為我擒
矣師既登岸即縱與戰徹徹都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兀
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兀良

合台入交趾為父駐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日熨請內
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柙赤城

趙壁攻敗宋將

元史

趙壁字寶仁為河南經畧使世祖至元元年改樞密副使六年
宋守臣有遣開使約降者帝命壁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朮營密
議命壁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
艘自武昌沂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待之貴果
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
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懼不敢動明旦阿朮至領諸將
渡江西追貴騎兵壁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
戰于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眾奪戰艦五十擒將士
三百餘人

伯顏奉命伐宋 元史

伯顏元世祖時拜中書左丞相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丙戌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伯顏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禩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馮福建言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回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軍入漢口辛亥諸將自漢口開埧引船入淪河先遣萬戶阿剌罕以兵拒沙蕪口

逼近武磯巡視陽羅城堡徑趨沙蕪遂入大江壬子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于淪河寧口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脩攻且進軍陽邏堡癸丑遣人招之不應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耳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有術者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伯顏却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乙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

弘範忽失海牙折的迷失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遂
俾阿朮出其不意率萬戶晏徹兒忙古歹史格賈文倫四翼軍
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
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
先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蕩決血戰中流擒其將
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千餘艘遂得南岸
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闖開帝復合者數次南軍
阻水下得相薄遂起浮橋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鮮
汝楨等四翼軍十艘相街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
諸軍乘之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還丙辰阿朮遣使
來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達宋軍大潰數十
萬衆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諸將謂潰大將不

可使逸去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追使前告宋人而貴
走代吾使不必追也丁巳伯顏登武磯山入江南北皆我軍也
諸將稱賀伯顏辭謝之阿朮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
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進旬日可為萬全計
伯顏從之己未師次鄂州遣呂文煥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
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
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庚申
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米興國皆以城降程
鵬飛以其軍降

阿里海牙定荆南

元史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世祖時為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
陽後成鄂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

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不
進徇江陵至元十有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
張榮實擣其中堅解汝楫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
之于桃花灘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火攻之沙市立
破宣撫朱禕孫制置高達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
券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
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
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日語道臣曰伯顏兵東阿
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

伯顏辭詔伐宋

元

伯顏世祖命為中書左丞相至元十一年奉命伐宋十二年四
月乙丑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

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
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遣降人游介實
奉詔書副本使于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辛丑次無錫宋
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伯顏
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經中自
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敢不每年進奉備好今日事至此者
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至上即位之初奉國書備
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
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
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
也不必多言岳頓首泣不已

安衆

慶變而能安定衆心者

司馬師日出嚙被

晉書

晉司馬師初自有瘤疾使醫割之及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作亂師征之至淮欽之子鴛之來攻也驚而日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

楊公則堅卧不起

南史

楊公則字君翼為梁武帝輔國將軍領西中郎懿議參軍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

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王素諫止塞

宋史

王素字仲議宋仁宗時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怛怛然柰何更塞門以動衆違詔止其役水亦不害

軍政

行兵有政事紀律者

司馬懿奏遣將士還家

晉書

魏文帝景初二年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司馬懿弗之與或曰辛多故襦可以賜云懿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

劉弘勸農以撫兵

晉書

劉弘字和季有幹畧政事之才與晉武帝同居永安里累遷至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晉惠帝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將討昌悉降其衆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乃誦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行立威聲

唐書

裴行立唐玄宗時由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畧使部將杜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它經畧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

期行立管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為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日行

永德勸世宗懲失

宋史

張永德字抱一周世宗時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陣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衄時宋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衆及駐上黨世宗晝卧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咸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

晏殊請行軍政

宋史

晏殊字同叔宋仁宗時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

也先執鯨送行在元史

石抹也先元太祖命從木華黎國王征伐以軍功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時石天應與豪酋數十擄興中府也先分兵降之奏以為興中尹又命也先副脫忽闡闡里必監張鯨等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鯨送行在所帝責之曰朕何負汝鯨對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質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殺使者應其兄矣致既伏誅也先籍其私養敵死之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于朝

賜虎符進上將軍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舉遼水之西灤水之東悉以付之

申令申明軍令者

商鞅黥傅師史記

秦惠文王立衛鞅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

衛鞅罪民不議史記

秦孝公用衛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

後民莫敢議令

吳陳儼屬徒
史記

秦二世時吳廣陳勝既發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

彭越斬後前漢

彭越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會後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

操不以尊屈法
魏書

曹操後漢獻帝時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於是曹操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議以春秋之議罰不加於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不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陸遜戒諸將戮力
吳書

陸遜字伯言吳主孫權以為鎮西將軍率衆禦劉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奮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

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

獻王下令祇肅

晉書

晉齊獻王做武帝弟也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祇肅

李晟新違徇衆

唐書

李晟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佺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

岳飛秋毫無犯

宋史

岳飛字鵬舉高宗時授樞密副使位叅知政事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

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倖過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岳飛傳 岳飛字鵬舉高宗初起兵密陽對峙於嶧嶧事稍緩岳飛有舍器料岳飛傳 岳飛字鵬舉高宗初起兵密陽對峙於嶧嶧事稍緩岳飛有舍器料

相之人也

相之人也 岳飛傳 岳飛字鵬舉高宗初起兵密陽對峙於嶧嶧事稍緩岳飛有舍器料岳飛傳 岳飛字鵬舉高宗初起兵密陽對峙於嶧嶧事稍緩岳飛有舍器料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

臣門

方畧

有謀畧方法者

屈瑕服絞為城下之盟

左傳

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柳慶獲賊 北史

柳慶字更興西魏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柳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老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

宇文用人致死力

北史

宇文泰西魏文帝時以功封寧都子泰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郎基削木剪紙

北史

郎基字世業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泥步墳籍尤長吏事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揚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箭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重師以水氈制勝

五代史

王重師善劍槊仕梁太祖從平蔡為拔山都指揮梁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彊之重師遽起悉起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踰月乃愈

趙滋有將帥之畧 宋史

趙滋字子深少果敢任氣有智畧宋仁宗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

宗諒設備安邊 宋史

滕宗諒字子京仁宗時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為備食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擣士卒又籍定川戰沒者於佛寺祭酌之厚撫其孀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

楊偕劈陣刀 宋史

楊偕字次公仁宗時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在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機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楮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楮刀楮欸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

方平安蜀 宋史

張方平仁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後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伏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劉通植槩破敵 元史

劉通字仲達太宗時初從嚴實來歸繼從收濮曹相路定陶楚兵實薦于太師木華黎以通為齊河總管尋授鎮國上將軍左副都元帥濟南知府德州總管行軍千戶太宗錫金符陞上千戶宗將彭義斌攻齊河城率眾夜登通與六七十人鼓譟而進宋人驚懼墜死者甚眾明日復合圍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槩如櫛俄從撤去宋人懼其向已也大潰義斌僅以數騎免

汪德臣繫舟為梁 元史

汪德臣字彥輔元憲宗時襲爵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元帥憲宗征西蜀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汪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為方略即命繫舟為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顧謂王曰汪德臣言不虛發賜白金三十觔仍

命刻石紀功

才略 有才能謀略者

孫策盡有江南 吳書

孫策獻帝時拜討逆將軍封吳侯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

孫權受魏封 吳書

孫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

魯肅過人 吳書

魯肅字子敬吳主孫權時為奮武校尉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
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
善談論能屈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建寧王倓決策圖興復

唐書

建寧王倓肅宗子也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略善騎射祿山亂典
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遷吾
可以違左右乎倓進說曰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
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
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光弼
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

陸贄條目說使

唐書

陸贄字敬輿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

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
登儻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

奴申完城守撫流亡

金史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義宗天興初辟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
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
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
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
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闐如汴之闌闐京城危困之
民望而歸者不絕遂指以為東南生路明年哀宗走歸德改陳
州為金興軍馳使褒諭以奴申為節度使

九齡智兼文武

宋史

陸九齡字子壽家孝宗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

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
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
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
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
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
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
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
不以職間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士類興
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
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

機謀

能以機變有謀者

晉荀息帥師假道伐虢

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
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
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
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
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

陽

事見左傳
僖公二年

陽處父智殺子上 說苑素秋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
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
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叔向詐書殺萇弘說苑春秋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得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叔向謀城壺丘救楚公子說苑春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一百車

子胥間言敗楚吳越春秋

吳王闔閭使孫武伍子胥曰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

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大夫種請糴詎吳吳越春秋

越王問大夫種曰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大夫種使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澆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飢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入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懇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

王不聽

任章勸桓子與地以驕敵

戰國策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桓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孫臏滅竈以示法

戰國策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為魏將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

召孫臏至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廢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史舍謀鄭不廢公叔戰國策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
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
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
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
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
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
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須叱之犬遂
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
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

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
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
擾

薛公視珥勸立夫人 戰國策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
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田臣思謀取燕國 戰國策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
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燕之子嘗與子之國百姓
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
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
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蘇代謀用子之以亂燕戰國策

燕王嘗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宣王復用蘇代燕嘗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今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甲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喻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破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嘗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段干綸救魏戰國策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甘茂勸秦王聽弱者戰國策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懦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懦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

不制之

楚臣勸張旄殺靳尚戰國策

楚王將出張儀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搆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司馬喜致中山君疑弘戰國策

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

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張良躡足前漢

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執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陳湯矯制破虜前漢

陳湯字子公上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效尉與甘延壽俱

時到支單于殺漢使谷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支因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湯與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支單于威名遠聞且其人剽悍好戰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更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攻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更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堅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胡合四萬餘人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兩道俱進未至單于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

迎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
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
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瀨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
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聞來百
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遠更士射城門騎
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
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樓
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人發
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單于乃被甲在樓上
關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

明四面火起更士大呼乘之鼓聲動地漢兵四面推鹵楯
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更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公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
獲以畀得者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二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
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還元帝
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加賜黃金百斤
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班超斬使後漢

班超為蘭臺令史坐事免顯宗時竇固以超為假司馬將兵擊
匈奴有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
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使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

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其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

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千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

曹操間敵魏書

馬超韓遂叛曹操自將征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操相見操與遂父同舉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黜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曹操歸首深藏 魏書

曹操為討袁譚時出渠水凍使民推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項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

晉景泰士 晉書

司馬懿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長子師潛畫司馬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

衛瓘殺鄧艾 晉書

衛瓘字伯玉魏元帝時為廷尉卿鄧艾以理會之代蜀也瓘以本

封拜會因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

穆之密疏 南史

劉穆之字道和為宋武帝劉裕記室錄事參軍時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川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還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劉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蕃也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

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刃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
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手出權道今若復它授便應受制於
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
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
入輔

侯深臨機設變又北史

侯深仕魏莊帝為燕州刺史大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叛屯據
薊城榮令深討樓配眾甚多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
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
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樓
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伏兵於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
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隙以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其

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為侯

高歡謀集流兵北史

魏長廣王曄建明年初莫榮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
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前草竊不止余朱兆
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
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
拔允時在坐請歡歡奉歐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
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出宣言
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
門者絳中袍自稱梗虜驛子願爾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
州市搯段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歡於是莫不皆

至

高歡詭計北史

高歡魏長廣王建明元年封高歡為平陽郡王歡使劉貴請命朱兆以并肆熾歲霜早降戶糧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人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請紹宗與歡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谷口路逢介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四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

賜追令渡河而死不許以家臣新兆自陳無此意因軛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以引頸使歡斫已歡大哭曰自天柱覺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

椿勝盡收介朱北史

斛斯椿魏孝莊帝時為陽曲縣公及節閔帝立以介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介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介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介朱我等死無

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余
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彦
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
父出見謂曰汝與余朱約為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
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
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
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
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
止

劉昉為數北史

劉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
位以拔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宦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

顏之儀並見親信乃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
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
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
昉曰公若為當違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
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
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
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弟待事寧
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
遂從之文帝以昉為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

敬瑭勸明帝速行五代史

後唐莊宗時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
歸于天子明已所以不反者石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

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以向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為先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

徐溫及溫 五代史

楊渥字承天行密上之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右衛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女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威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曰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曰

溫使乃行

趙普悟帝意

趙普仕太祖為宰相太宗時

武勝軍節度使出鎮鄧州時

禹錡趙錡等告秦王

將有陰謀竊發太宗召問普普

言願備拒軸以察姦變

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

顧託之幸辭甚切至太宗感

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

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在

相上至是以普勸舊再登元輔

表乞居其下從之及落陵

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

石萬許獵斬

宋神宗時王若萬以殿侍

鳳指使王韶開邊青唐大酋俞

龍珂歸國獨別羌羅結

經畧使韓琦期謀將一月取之

君萬許為獵者逐禽至其

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擲之墜馬

斬首馳歸以獻

石抹襲金元史

石抹也先勇力過人善騎射
國王木華黎以東京師過臨
為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
將至也先罵詈數騎邀而殺之
者曰我新望守也入據府中
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
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
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不費
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
二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
智略元太祖起朔方命從太師
次高州木華黎也先率千騎
懷其所受誥命至東京謂守門
吏列兵於城何謂更以邊備對
柰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
矢得地數千里戶十萬八千兵
谷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
河南歲乙亥移師圍北京城久

不下及城破將屠之也先曰
師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復屠之
則未下者人將死守天下何時
定乎因以上聞赦之

機變

臨事機而能應變者

張丑脫燕戰國策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
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
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
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
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日
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
當殺子劍子腹及子之腸矣夫
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
之

陳平刺船前漢

陳平初事項羽為羽擊降殷
為都尉賜金二十鎰漢攻下殷

羽欲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
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
目之欲殺平平心恐迺解衣而

王霸說言水合

王霸從光武在薊時光武令王
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而歸
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

可濟眾大懼光武令兩往

冰堅可渡官屬皆

亦合

也

與楚使使歸羽而身間行杖劍
疑其亡将要下當有寶器金玉
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霸至市中募人以擊王郎市人

光武即南

河侯吏還

恐驚眾欲前阻水

候

霸曰安

俗雖

朱暉給壁後漢

朱暉南陽宛人也為郡吏漢東平王蒼聞其賢而辟之其禮敬
焉正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
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
暉望見少府主簿即往給之曰我數聞壁而水嘗見試請觀之
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於蒼主簿太驚遽以白就就曰
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
孰與蘭相如帝聞而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
令

備失七著魏書

曹操嘗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著時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賈詡假甥魏書

賈詡字文和少時人莫知曹操時唯漢陽閻忠謂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甥懼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耳

曹操望梅止渴事文類聚

魏太祖操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之皆口中出水遂得及泉源

虞翻不奔孫策之喪吳書

虞翻漢獻帝時出為富春長孫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

恐鄰縣山民或有倏變遠委城廓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安寧

宋興策馬晉書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嗣位琅邪王時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帝懼禍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哭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

王導制國用晉書

王導字茂弘晉成帝時為大司馬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虛雖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謝莊之善對 南史

謝莊字希逸宋孝武帝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莊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庾域封倉安衆 南史

庾域字司大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

楊素除舊法破虜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入帝開皇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

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毳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眾號哭而去

楊義臣驅驢牛破敵 北史

楊義臣隋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為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殺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

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
勸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
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
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
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

狄仁傑給廩縱盜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高宗時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
擊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
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
宜

顏真卿斬子光以安眾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仕唐玄宗為平原太守時賊破東都遣段子光

傳李愬盧弈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眾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愬
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二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為位
哭之

李崧偽書安眾五代史

李崧幼聰敏能文章唐莊宗時為鎮州叅軍魏王繼岌與郭崇
韜伐蜀以崧掌書記既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
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今遠
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
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
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侯執全師以還金史

侯執字莘卿義宗天興元年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

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
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執執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
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
不忍為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
者壯之

盧彖書翰隨機報荅 事文類聚

後周中書監盧彖太祖引為行臺即對掌機密時汝穎之間多
舉義來附書翰往返日餘百牒彖隨機報荅皆合事宜

乖崖下馬三呼 事文類聚

張乖崖宋太祖時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人
闕始出眾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纒行
眾不敢謹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婿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公

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

劉文裕偽許賊而擒賊 宋史

劉文裕字以寧太祖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八年權管雲騎負
僚直預討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夕夕得親接太平
興國二年擢為內弓箭庫副使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秦州節
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為其家所容常往來京師魏博間
與無賴惡少遊處縱酒痛博為務以其父故盡知秦州倉庫所
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其妻父張季英為同州翔盤屋尉飛
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馬詐為使者夜抵虜營且呼卒索馬
卒秉炬出迎飛雄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
乘馬前導以巡邊為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至隴州率
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贊皆代行先是秦州

內屬羌人為寇朝廷遣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勳韋勳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之承瑨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詔書飛雄叱之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偽許之飛雄即命左右釋文裕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佯隊焉若卒中風眩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文裕共擒之飛雄尚呼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送秦州獄問得實飛雄承遂守定賢坐要斬夷飛雄家補先與飛雄善者何太舉等數輩悉棄市廐置卒亦夷其族因下詔中外臣庶之家父子弟或有乖檢慎為鄉黨所知雖加戒勗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名聞州縣遣吏綱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藏匿不以名聞者異時醜狀彰露其功已上悉以其罪罪之

德用杖副責卒 事文類聚

王德用宋太宗在定州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嘩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叱從者杖專副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不喧譁如此欲求決配乎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丁謂退虜 宋史

丁謂字謂之宋真宗時契丹犯河北帝幸澶淵以下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揚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給者向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呼聲聞百

餘里契丹遂引去

高化取積木塞堤宋史

高化仁宗時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不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

長卿定衆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仁宗時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募衆將叛洛中譙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嘗肯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許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光卒汰者羣謀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止

沈括矯制賞兵宋史

沈括字存中神宗時加龍圖閣學士朝廷上言
夜至再而不及鎮兵活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
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歲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
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
請者皆得專之

趙葵一言定將士宋史

趙葵字南仲父方寧宗時為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
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
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
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發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
警

伯勝決水元史

王伯勝為世祖所親幸命宿衛年十一廣穎三鼻狀貌屹然至元二十五年從征乃顏以功授朝列大夫拱密直都指揮使衛卒多市井無賴竄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只盡募良家子弟之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聲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釜錘集石壘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

權宜

從權行事合時宜者

宋均矯制後漢

宋均字叔庠漢光武時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四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

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病疾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彖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還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陶侃運船討賊晉書

陶侃字士行元帝時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陳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皆破

蕭贖溢城守備南史

宋順帝立徵晉熙王變為撫軍揚州刺史以蕭贖為左衛將軍
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贖以中流可以待敵即
據溢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溢城掘塹得
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于時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城內
遇伏泉涌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

仲元擅除解圍全史

完顏仲元宣宗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圍左監軍石盩
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意得衆心不必以
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凡有奇功者即承制
起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凡有奇功者即承制
軍節度使因准奏請擅除拜之罪宣示嘉其仲元為

將沈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将云

安石餉兵宋史

陳安石字子堅仁宗時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且餉安石謂文
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不潰曰事不豫
警侯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報安石持四
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願益久而秦甲
未至儻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行餉乃以聞李
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路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
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

劉正造符元史

劉正字清卿元世祖至元五年辟中書掾十四年分省上都會
諸王昔里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

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為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帝釋之

天璋聽民南徙元史

卜天璋字君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世祖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眾淘淘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

權謀

任權數善謀略者

魏舒敗敵左傳

魯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詎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夫槩王大敗子常 吳越春秋

魯昭公二十八年立吳王闔閭伐楚楚二師陣於柏舉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眾

孝公悅鞅強國之術史記

衛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備繆公之業東復侵

地廼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
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
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
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
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
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
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
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
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
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衛鞅勸公獨斷史記

秦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
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
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
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
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衛鞅伏甲襲卬史記

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
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
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
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

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宋兵助梁無怨於趙 戰國策

梁惠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經而權重今徵師於敵邑敵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敵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惠施為魏謀齊戰國策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魏惠王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固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之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蘇秦辱儀而陰奉給史記

張儀與蘇秦俱學於鬼谷先生蘇秦已說趙武靈王而得相約
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
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
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
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
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
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
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
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
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
寧渠能乎

張儀求去秦之梁史記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
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

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閔齊王甚憎儀儀
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
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母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
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

惠施致楚王郊迎戰國策

魏哀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
楚王聞之施因令之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
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犀首激厲義渠君史記

犀首名衍姓公孫氏魏哀公時為相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儀復相秦密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

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弊事君
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
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
相印為約長

樓緩勸魏交制秦楚戰國策

秦昭王欲與魏哀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
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

應侯勸秦周金破從戰國策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
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

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競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位唐雖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子也其可得子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雖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尉繚說秦用問亂其謀史記

秦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曹操列騎懼賊魏書

曹操獻帝時為丞相馬超韓遂等叛操督兵討之追及渭南遂與操交馬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操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

顧榮謀平陳敏晉書

顧榮惠帝時見洛陽兵亂遂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據數州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說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將軍帶甲數萬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引諸豪委任之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和於卓曰若江東可濟當共成之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其敗必矣事敗之日使

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乃與周玘紀瞻同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南岸敏率萬人出不得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亂卒平敏

溫嶠推獎錢鳳晉書

溫嶠有棟梁之任元帝親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數諫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于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又云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白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嶠誰可作者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

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嶠前鳳未及飲嶠因為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而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

朱序唱敗晉書

朱序孝武帝時守襄陽城陷沒入苻堅堅南侵謝石率眾拒之堅大兵尚在項先遣序說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眾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奮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却序時在軍後唱云堅敗眾遂大奔序乃得歸晉

敬兒襲攸之南史

張敬兒仕宋明帝為雍州刺史及蒼梧王昱廢敬兒疑沈攸之當因此起兵遂密問其迹攸之後寄敬兒馬燈一隻敬兒乃為

備繼而攸之又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
前斬之集部曲言當襲江陵就遣告變使至大尉蕭道成大喜
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見殺敬兒至
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
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乃送建鄴進爵為公

裴矩請殺宇文公主北史

裴矩字弘大隋文帝時以功賜爵聞喜縣公遷內史侍郎時突
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為邊患後
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告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
宇文上從之意如其言公主見殺

謀斷

有謀畧而能果斷者

子貢識微善斷史記

子貢之晉見晉定公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
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脩兵
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
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
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
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

館豎子止卞莊刺虎史記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

莊子以為然立項之有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主父偃誓直言史記

武帝時或說主父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既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曹操善用兵法魏書

曹操獻帝時為丞相因馬超等叛屯潼關操會戰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韓遂馬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河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

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傳異決策勸劉琮降操魏書

劉表卒曹操軍至蒯越韓嵩傳異等說琮歸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異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啖青廢衛平立苻登 晉書

前秦苻丕時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軍決之眾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

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

張邵斷檀祗不動 南史

張邵字茂宗宋武帝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眾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詔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

宗雄料城必克 金史

宗雄金之宗室也太祖時授世襲千戶西京既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

身事卷二十一 三十六
有火大有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
雄黃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

李懷忠論地利宋史

李懷忠太祖掌禁兵時隸帳下為散都頭開寶中從太祖征晉
陽累月未下會盛暑欲班師以休息士卒懷忠謂賊嬰孤城內
無儲峙外無援兵其勢危困若急攻之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為
士卒先會太熱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力疾戰益奮還授日騎左
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
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
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
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曹翰知勇無雙宋史

曹翰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
為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
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
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
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
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
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
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
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
師乎已而果驗

寇準斷定歲幣罷兵宋史

寇準字平仲宋真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帝

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
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
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寇準請親征宋史

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
聞真宗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
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
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
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叅知政事王欽若
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
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
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

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
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
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
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
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
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來
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
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
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
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
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奏準
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

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環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奏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諧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

沈括斬叛宋史

沈括字存中知延州至鎮威聲雄他府詔神宗事機軍政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時种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眾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十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

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姦數日神宗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以對

太祖克破乃蠻元史

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太祖之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邪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是謀報帝居無何舉部來歸歲甲子太祖大會於帖麥該川議伐乃蠻群臣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為辭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輩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帝悅曰以此眾戰何憂不勝遂進兵伐乃蠻駐兵於建武該

山先遣虎必來哲別二人為前鋒太陽罕至自按臺營於沅海
 山與蔑里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阿憐太石猥刺部長忽都花
 別吉暨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合兵勢頗盛時我
 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眾謀曰蒙古之
 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速八赤
 對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回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今為此遷
 延之計得非心中有所懼乎苟懼之何不令后妃來統軍也太
 陽罕怒即躍馬索戰帝以哈散兒主中軍時札木合從太陽罕
 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粘糍羔
 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
 適去是日帝興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
 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

希尹擊賊元史

奧敦希尹奧敦世英少子也中統三年李壇叛濟南世祖命丞
 相史天澤討之希尹謁天澤面陳利害願擊賊自効試其騎射
 壯之命充真定路行軍千戶與賊戰矢無虛發賊敗走入城中
 諸王哈必赤賞銀五十兩希尹請築外城圍之深溝高壘俟其
 糧絕不戰而坐待其困天澤從之壇既就擒

李庭縛賊元史

李庭小字勞山世祖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
 繼以父歿歸益都召拜中書左丞司農卿不赴二十四年宗王
 乃顏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世祖親征塔不台金家奴
 來拒戰眾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圍之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
 胷貫膂裹創復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陣百

弩齊發乃不復出帝問庭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擒也帝難之命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

智謀

能用智計謀度事者

啓彊給魯遂弓左傳

魯昭公七年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侮之遂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

寶美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厨人濮敗華氏左傳

魯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戩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師公子若維偃州負華登師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齊景公有勇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恃功恣行公患之晏子勸景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奮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子貢陰折田常史記

齊簡公特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絕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蓋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

馮睢智殺官他戰國策

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使人操金與書間遺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侯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他

趙奢用許歷之謀史記

廉頗趙之良將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惠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鐵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索隱曰當為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田單以鐵籠得脫史記

田單齊湣王時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

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子房勸漢王分地滅楚新序

漢高祖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陳平僞_備給關氏事文類聚

陳平漢高祖七年為復軍中尉封戶牖侯從帝距匈奴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關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關氏妬忌造木偶人_雲機_闕舞_埤間_關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文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後翻為戲其引歌舞者白郭郎髡髮善譁笑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

董昭作_檄斬_賊魏書

董昭字公仁獻帝時奉孝廉除瘿陶長栢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送公孫瓚於界橋瓚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強皆欲屬瓚紹聞之使紹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眾謀欲誘致其心言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

文聘使孫權致疑而去魏書

文聘字仲業漢獻帝時曹操以聘為江夏太守時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荀彧設法而斬叛魏書

荀彧字文若獻帝時以曹操為司馬操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荀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感彧知邈為亂即動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

張特緩師全城魏書

張特字子產魏齊王芳時領牙門給事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母丘陰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

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十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於是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

吳人設疑城退敵

吳書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束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張嶷設詐斬賊蜀書

張嶷字伯岐先主定蜀召為從事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北主漢中廣漢絲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

李恢給蠻破敵蜀書

李恢字德昂仕先主領交州刺史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閬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斤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

信之故圍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
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

諸葛亮伏兵退魏蜀書

諸葛亮蜀後主時為丞相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守城晉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
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
與相偏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營幔又
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懿嘗謂亮特重而櫻見勢弱疑其有
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
懿必謂吾怯將有壘伏壻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孫權遣將軍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賀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楮波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萬計

賀齊緣險破賊吳書

賀齊孫權時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欽時武彊葉鄉東陽豐
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欽賊師金奇萬戶屯
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
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

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
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
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
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各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
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
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陸騰設樂懈賊此史

陸騰字顯聖後魏孝武西遷留鄴為陽城郡守文帝大統九年
魏軍東討陽城被執宇文泰釋之曰卿可謂不肯本也累進位
驃騎大將軍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
行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
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

不騰知其無備遂乘兵討擊盡殺破之

永業陽謀馬槽退敵此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北齊後主武平中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
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
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忿忿故不出看乃
通夜辦馬槽一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張亮智釣火船事文類聚

北齊張亮為行臺左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
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鑿鑿頭
施鈎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鈎鈎之分鑿向岸船不得及橋之
獲全亮之力也

孝寬作謠歌智殺明月此史

韋叔裕字孝寬周明帝時位柱國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
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至
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
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
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
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火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
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
寬曰未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
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櫛樹不扶自豎
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
此誅

牝紹彈琵琶破虜唐書

牝紹字嗣昌幼穉悍有武力以任俠間仕唐高祖尚平陽公王
累功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
紹軍矢如雨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
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李孝恭縱船給敵唐書

河間元王李孝恭少沈敏有識量唐高祖時為荆湘道總管統
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
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
地險士衆若識未拔而接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取用之
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船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
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
銑內外阻絕遂降

從周詐避斬瑾兵五代史

葛從周字通美唐昭宗時朱全忠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叔琮收馬退敵五代史

氏叔琮梁太祖時為梁騎兵伍長從擊黃巢陳許有功太祖使將後院馬軍太祖下河中取晉降晉王致書求成梁以其書詞嫚乃遣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久之糧盡而還晉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一人深目而胡鬚者收馬襄陵道旁晉人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太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

唐分七擊收梁軍五代史

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潯州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史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蘇章輕舟破楚人五代史

南漢劉龔時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遣將

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馬福觸鈴潛入取弼五代史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吳越主錢鏐遣其弟鋸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擊網沈水中斷潛行著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弼內外夾攻弼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

曹翰慮劫兵為叛宋史

曹翰少為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為鄉里所舉乾祐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鎮滑澗署為牙校入尹開

封留翰在鎮會太祖寢疾翰不俟召歸見三宗密謂曰立上不豫王為冢嗣不侍醫藥而決事於外廷失二人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屬翰總決及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夾豫謀畫尋遷樞密承旨護塞決河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為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為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善之

樊若水造浮梁勝李煜宋史

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道高品石全振造梁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及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工匠營之議者以為

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脾口移置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且巨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王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徐溫諸孫元祐等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乘一炬來攻襲北營守師縱其至擊之賊馬獲其將師悉佩符印

翟守素破梅山洞變宋史

太宗時遷容省使領軍

宋史

太平

興國

二年

秋

洞蠻恃險叛命詔遣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用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

李重貴善射宋史

李重貴姿狀雄偉善射少事壽帥王審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有群盜以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築柵課民習射盜聞之潰去太宗至道二年出為衛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為麟府州濁輪岩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鬪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

張齊賢設旗芻勝虜宋史

張齊賢太宗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冀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栢并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

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墪岩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其衆

李繼隆智謀宋史

李繼隆字霸圖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

曹瑋陰結虜敦宋史

曹瑋字實臣真宗時為牙內都虞候改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

乃上書求彌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踰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慶
哨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為保順軍節度使恩
如廝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踰為立文法哨廝囉使其
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
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
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樣丹首
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
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

敏中伏兵平亂宋史

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宋真宗幸澶淵
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
日會六儻有告禁卒欲倚儻為亂者敏中密使虜兵被甲伏廡

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
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塔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
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
慄邊藩遂安

李允則縱謀知奸宋史

李允則真宗時累仕知雄州時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綵山聚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首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
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女羅侍
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
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
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
茗籠運器甲不夾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刻不救火

狀貞宗曰先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敵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收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先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絨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絨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畧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先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駭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雲異卒亡人契丹先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先則曰在其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

寇賊再表誓擊賊宋史

寇賊字次公宋真宗時命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夕剛縣酋斗

望劫瀘州燒涪井監殺官吏賊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幟諭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藍順史箇松南廣移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為誓門橫竹繫猫犬雞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劍謂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賊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

桑懌獲盜宋史

宋仁宗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桑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任捕得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呼捕賊軍吏不得一人誅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日出官不許夜與盜卒變為盜賊以出盜所

嘗行慶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為具飲食知者群盜釋歸明
櫛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為身盜乃稍就
媼與語及群盜媼曰彼聞余殺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
其不足畏今皆送矣某在赤崖學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誓告
曰我桑桑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媼盡
得居慶之實以告學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彊梁者擇
自馳馬以往一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足
二十六人者一日皆獲

神世衡縲謀諭降宋文

神世衡字仲平任宋仁宗為參書同州鄜州判官事在青澗城
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唆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
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會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

詢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

山留使

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

不蕃部山

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勸誘旂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
名嵩世衡為蠟書遣嵩遺剛浪唆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
向漢心命為勇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
素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唆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
昊元昊疑剛浪唆惑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竄中使其臣李文
貴以剛浪唆言告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
言世衡以白紙延經畧使龍籍時朝廷已欲招附籍召文貴至
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
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

范仲淹築城出援宋史

范仲淹仁宗時攻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
守邠數年老人頗親愛臣呼臣為薛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
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
在賊腹中仲淹欲以一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
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深遠始號令之版築皆
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
此寇益少明珠滅滅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
一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
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
水細腰胡蘆眾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
道通儼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一懷敏敗於定川

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窟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田邠
涇援之間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
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秋青元夕奪崑崙 事文類聚

秋青宋仁宗時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一鼓青稱疾輒起令
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至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
三鼓青一奪崑崙矣

宗憲製師克敵 事文類聚

范宗憲宋仁宗時遷中丞討林邑王范陽刃傾國來逆以具
裝被象前後無懸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

張元以智擊賊宋史

張元以智擊賊宋史

張元字公壽少豪邁有干節仁宗時累遷并代都鈐轄嘗勾麟
府軍馬事時麟府為賊所劫所鈔民閉壁不敢出黃金一兩易
水一石元單騎叩城上賊攻既示城上門啓既入即縱民出采
薪芻汲澗谷然其人盡時出也元以州東三堡置兵守之募
人獲于外腰鑣與衛送者均日以時禁立皆敗北無鬪志乃募
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之入遊擊之明有持百級來獻者
元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慙奮曰我鬪不亡彼乎又縱使飲博方
窘之幸利成願一戰元知可以始謀擊之臨堡使謀伏敵營旁
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士凶驚曰有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
突曰漢兒方截頭膝間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

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魏路猶未通故
元自護賞物送麟州敵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砦宋賊
元所將才三千人元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
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颶風擊之斬首六百餘
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備建寧砦更
人數出爭遂戰于克毛川元自抗以大陣而德驍將孫岳伏短
兵強弩數千于山後元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
器更不能戰敵日伺京師素効之而怯重元翼軍勇悍元陰易其
旗以誤敵敵果執京軍而直虜營卒搏之良久伏發敵大潰斬
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遠砦于鎮州五堡麟府之路
始通

神世衡宋神宗時知澠池縣旁山有廟其廟嘗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一傳頌成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朝梁然後觀者傳眾咸悉下山共舉之而上其墓奴守此類

河神虛心知免難

神道字彛宋徽宗時為高州刺史擊破河州督諸首兵賊席箠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河許若將決戰有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千餘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五言詩一首
八言詩一首
人參之六人
華宣氣學千
走魂昇家
和神
神世
顯報
學水
戲水

111X
4
30